

国内第一部解密敦煌神秘文化的探险小说

敦煌到底隐藏着什么惊人的信息

DUNHUANG PASSWORD 敦煌密码

飞天·作品

第二卷
古藏经洞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揭开敦煌千年的神秘面纱

DUNHUANG
PASSWORD

敦煌密码

第二卷
古藏经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藏经洞 / 飞天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1
(敦煌密码)

ISBN 978-7-5108-0694-0

I. ①古…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8052号

古藏经洞

作 者	飞 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694-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部 地底诡变

〔壹〕石门原在镜中	2
〔贰〕安坐荣枯禅中，古树精华为食	11
〔叁〕翼王石达开的大秘密	20
〔肆〕千里黄沙之下五百箱黄金宝藏	29
〔伍〕花错反水，时间虫洞	38
〔陆〕长江九号，班措诡变	47
〔柒〕虫洞与失踪	56
〔捌〕连环失踪	65
〔玖〕白雪失踪前留下的带血录音笔	74
〔拾〕吉川羽敦煌日记中记载的地底金殿	83

第二部 古藏经洞

〔壹〕盗墓高手针孔留下的金殿照片	94
〔贰〕盗墓高手针孔与地底银甲将军	103
〔叁〕胭脂虎近在咫尺的格杀	112
〔肆〕针孔与元璧	121
〔伍〕成吉思汗西征时遭遇的“神雕”双翼人	130

〔陆〕辐射危机，背生双翼	138
〔柒〕来自隼机关欧阳雪莉的第二古藏经洞资料	147
〔捌〕月牙泉与阳关，隼机关与长江	155
〔玖〕铁衣将军关飞度	164
〔拾〕我竟然躲开了地下金殿的辐射灾难	173

第三部 翼王重现

〔壹〕双翼人出现在今日敦煌的目击资料	182
〔贰〕双翼人曾出现在阳关、敦煌图书馆	191
〔叁〕山雨欲来风满楼	200
〔肆〕控制莫高窟的幕后黑手八面龙王	209
〔伍〕龙王异变，同根相煎	218
〔陆〕丝路宾馆地下停车场里的惨变	227
〔柒〕与隼机关高手同行	236
〔捌〕夜探莫高窟古藏经洞	245
〔玖〕谁曾进入圆形秘道	253
〔拾〕小天星掌，诡谲秘道	261



卷②

古藏经洞

第一部 地底诡变



〔壹〕

石门原在镜中

事发突然，门里门外的人全都愣住了。

彼时，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血腥气，将暗夜也渲染得越发狰狞了。

我第一个回过神来，纵身跃上房顶。白光早就消失，无法追踪去向。事实上，四面房顶上暗藏的那些人也看到了白光，大部分都忘记了自己的伏击任务，撑起身子，面面相觑。

“喂，杨进！”白雪矫捷的身影出现，几个起落便到了我身边。

作为燕盟十二君子的首脑，她绝对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一边奔跑跳跃，一边连连吹出高低不一的口哨声。随即，暗藏者中间立刻出现了一阵互相攻击的骚动。

“不要杀人了，无益。”我无法多说什么，只是好言相劝。

宝藏没现身，已经有睡佛那样的大人物以身献祭，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可能睡佛临死都不能接受这种突变吧——“老屋附近竟埋伏着像白光一样的绝世高手？”

“没有杀人，我要他们清剿隼机关的敌人，只缴械驱走，绝不滥杀。下面呢，是什么情况？”白雪的脸冷得像一块冰，不停地抬起头巡视四面。最终，等到四下里的黑影重新伏低，不再发出一点噪声时，她便孤傲而落寞地笑了。

自古无敌最寂寞，白雪、花错摆下“天方夜谭之杀”的战阵，准备与睡佛做石破天惊一战，但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白光一出现就将睡佛绞杀为肉屑，完全省掉了彻夜鏖战的过程，一定会让她们与四大高手茫然若失。

江湖永远有浪，而且暗流中到处充满不可知的危险，唯有踏浪之上、遨游万里的人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江湖上都知道，屈居新加坡弹丸一隅的燕盟是不可

能永久甘心寂寞的，梁夫人看似宁静致远、淡泊名利，实则是在暗中蓄力，等待石破天惊的复出。

我突然有些倦意，慢慢在瓦垄上坐下，凝视着东面的天空。

“如果不是为了大哥，我是永远不会踏足大陆西北的，这里的人已经被宝藏冲昏了头脑，就像几百年前那些异国的寻宝者一样，眼中只见宝藏的金光，却将自己的生命浑然置之度外。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失去生命，枯骨随尘沙同朽，还有机会追悔吗？”我忽然很想大声发笑，因为最初嚣张狂妄的睡佛以为局面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下，瞬息之间尸骨无存，好局顿失，这岂非正是一场荒诞可笑的舞台剧？

院子东墙根下那棵百年古槐的枯枝残叶在夜风中簌簌抖着，仿佛一个垂暮的巨人，无力对抗时间的洪流。

上次我曾注意到，古树的枝干沿着南北方向分为半荣半枯的两部分，东侧向阳的那一半已经枯萎干裂，西侧背阴的这一半却依旧致密茁壮。明年春来之时，一定会抽枝散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想什么呢？”白雪对我的沉默有些不耐。

“半荣半枯之禅……”我低声自语。

“荣枯禅”是佛教僧人静修的极高境界，修行方法源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发扬光大，如今修禅者遍及全世界，因各国民俗风情不同，修炼形式各有三千法门。所谓枯禅，枯者，古木也，枯木逢春，静待其繁荣之时。枯向荣，荣向枯，都是向前，九转九还，荣枯之间，来去转圜，道在其中。所以，佛偈有云：未惯逍遥轻此身，荣枯禅乐定如真。此生已向青灯老，何用菩提说纷纭？

从古树身上，令我想到人生的顺逆转换、江湖的风水流变，心里立刻升起了诸多感慨。

踌躇满志的睡佛突遭齑粉之厄，正是由“正荣”向“死枯”骤变的过程。他的死，或许能给云集敦煌的各路江湖好手以当头棒喝般的警示。

关于“荣枯禅”，很多哲学家与佛界高僧都曾指出：“枯木逢春，以待来年。人有十二经脉，合十二时辰，应二十四个节气。人在谨守苦禅之中，如果能够顺时应节、合和四相、调匀五行、九转九还、自然而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作为念想，则一旦遇时至，生三花聚顶，会五气朝元，万孔生春，遍体生香。何解？盖因枯能向荣，以无能致有，器用者空也。”



以上所说通俗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荣枯禅，能通寿，可百年不死”。古树如人，在这种半荣半枯状态下，其生命力越发强劲，抗得住岁月风沙的挫折。

“什么？”白雪微笑起来，轻轻捻动自己的发梢，慢慢地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杨进，你这个人真是让我看不透呢。看，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为什么看不见你脸上有一丁点儿的喜色？”

夜色之中，她的笑与艳幻化成最美丽的风景，完全掩盖了下面铺天盖地的血腥气。

“没人能掌控局面，由宝藏引发的杀戮齿轮一经转动，没有人能令它中途停下，直至走完这一轮回。白雪，劝劝梁夫人，停手吧，燕盟并非隼机关的对手。我必须告诉你，隼机关好比巨锤，燕盟只不过是砧板上的核桃，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她。

西北敦煌的形势恰如那棵古树，活百年不易，一朝斧凿加身，几小时内就会结束生命，烟消云散。古城中的平民百姓渴望的是宁静平安的生活，太多江湖杀戮展开后，必会殃及无辜。

白雪淡淡地一笑：“杨进，有些事，不做，怎么知道能不能做？怎么知道做不做得？人在江湖，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淡薄懒散，社会就不要发展进步了。看，你那么年轻，怎么说起话来像个老头子一样瞻前顾后的？”

她举起手来，迎着灯光看着自己的手指。

我皱了皱眉，并没有反驳，因为雷动天说过同样的话。

“其实，梁夫人非常看好你呀！”白雪笑吟吟地向着指尖轻吹了一口气，“看，洗干净手指，谁会知道上面曾沾满江湖人的鲜血。杨进，燕盟的计划一经制定，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梁夫人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的雄心和铁腕，远胜过很多男人。”

我点点头，沉吟了一下，才轻轻回应：“的确如此。”

之前，雷动天就很欣赏、倾慕梁夫人，每年梁夫人生日，他都会亲自挑选厚礼飞抵新加坡祝贺。人前人后，他每次提及梁夫人，都会不吝赞赏溢美之词。不过，一次私宴酒醉后，他曾吐露真言：“像她那样的女子，只该被供养起来，装饰得光鲜亮丽，粉漆得焕然一新，端坐在高位，供很多男人女人们观瞻学习。要

找妻子、情人，绝不能找她那样的，看看港岛上下，大把大把年轻靓丽、清纯可人的女孩子随便挑、随便选，其中任何一个都比梁夫人更称我老雷的心。换句大实话，梁夫人是女人的榜样，男人要的可不是榜样，而是——哈哈哈哈哈……”

江湖是不属于女人的，身在江湖的女人往往长得再漂亮也会令人敬而远之，就像白雪。

我默默地笑了，只因为白雪亦用到“控制局面”四字。

几分钟后，花错站在院子里向白雪报告：“两个孩子都被软禁起来，密室里的人也被控制。现在，要不要暴力破解那扇石门，看看后面有什么？”

睡佛的死并没有让花错喜形于色，相反，她的声音嘶哑低沉，情绪一下子消沉下去。

“杨进，你的意思呢？”白雪俯身问。

我摇摇头，不想开口。石门和月刀日盾透着玄机，用炸药暴力破解的话，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祸患，就像睡佛之死那样不可捉摸。

“杨进，你怎么了？”白雪轻轻跺了跺脚。

“石梦呢？是否也被你控制住了？”我淡淡地反问。

白雪点头：“当然，燕盟做事，从不遗漏细节。石梦迫切想要知道多吉占堆大师脑子里的秘密，已经侵犯了燕盟的利益。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但她现在非常安全，不会受到一点点伤害。”

“我要见石梦，现在。”我向花错招了招手。

花错为难地赔笑：“杨先生，这个……这个……”

白雪挥挥手：“好，按杨先生说的做。他是咱们的盟友，以后无论有多困难，都要满足杨先生的要求。”

花错打了声呼哨，十几秒钟内，便有人带着石梦进来。

我跃下去，向石梦简略介绍了密室里的情况，顾不上她满脸的疲惫。

“毒蜘蛛护法、掀天动地密室机关结构、空无一物的石室这三点，都符合伏藏师的栖居特点。那扇石门是关键，只能软解，不能暴力硬来。否则，连伏藏师都死了，还有谁能传达历经岁月时间考验的‘伏藏’？现在，我们同多吉占堆大师一起下去，再看看那扇门！”石梦没有多说废话，更不理睬侧面站着的白雪和花错，大步走向屋里。

对于她的话，我深以为然。破解伏藏不是掘墓挖宝，因为所谓的“伏藏”是



有着玄妙生命力的，只会留给有缘者。

接下来，我再次听到了多吉占堆的声音：“在拉卜楞寺的那夜，我施展全部意念力，耗时三炷香，终于收敛、拾摄、镇住了石布先生思想中波涛起伏、汹涌无定的心魔。藏传佛教的信徒都知道，莲花生大士心咒是无所不能的。‘嗡阿吽班杂咕汝呗嘛斯地吽’这十二个字母带着佛陀说法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的整个加持，所以念金刚上师咒就等于念颂或修持佛陀全部教法的加持。十二部教法是解药，可以令被心魔所困者从‘十二因缘’解脱出来，而使得我们轮回六道无限运转的正是这十二因缘，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是轮回的机制，让轮回不断进行。透过念金刚上师咒的十二个字母，十二因缘就被净化，你就可以完全驱除和净化烦恼，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但，我哥哥还是死了，用死亡这种亘古不变的方式令自己彻底解脱。谢谢大师赐予他的莲花生大士心咒，但现在已经什么都不重要了。”石梦不卑不亢地截断他的话。燕盟的挟持囚禁，并没磨损她的斗志，她的步调依然沉着，章法丝毫不乱。

石梦、多吉占堆并排向前走，白雪故意放慢脚步，靠近我身边。

“我总觉得，石梦知道太多事，却不肯大大方方地公开。杨进，你可以找机会旁敲侧击地问问她，她姓石，石达开也姓石，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白雪沉吟着问。她最大的优点是敢于怀疑一切，从不放过任何微不足道的细节。

这次，我被白雪的话引得微笑起来，如果石布、石梦是石达开的某一代后人的话，他们挖掘翼王宝藏就属于合理继承、正大光明的了。

“你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白雪莫名其妙地加了这么一句。

“她是不会说的，我看得出，她是那种对真正的秘密始终守口如瓶的人。今晚你是最大的赢家，她说什么不说什么还有分别吗？”我摇头拒绝了白雪的建议。

眼下，花错正命人清理战场，避免惊动附近的居民。白光的出现，令隼机关睡佛的大好局面化为乌有，反而成全了燕盟，果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石小姐，请恕我直言，你的思想似乎也被一种邪恶的力量影响，很快就要陷入与石布相同的困境中去。握着这个‘六字真言莲花鱼’吧，希冀借着活佛的力量能助你渡过心灵中的大劫难关。”多吉占堆从袖子里取出一枚小小的藏银鱼

挂件，仅有半寸长，鱼身分为五节，嘴眼鳞尾，无不栩栩如生。鱼嘴上系着一条黑色的牛皮绳，在灯下泛着幽幽的油光。

我的心忽地一跳，多吉占堆是位藏传佛教得道高僧，不是信口胡说的人。他说这些话，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

石梦接过藏银鱼，撑开牛皮绳，慢慢地挂在脖子上，回头向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我忍不住急促地叫了声：“石小姐，你感觉到了什么？”

石布坠楼前，曾有过种种匪夷所思的诡谲举动，吃一堑长一智，我不想再有同样的惨剧在自己的眼前发生。

白雪“哧”地一笑：“喂喂，当着这么多人眉来眼去的，羞不羞？”

石梦脸红了，摇头微笑，又向密室入口指了指，随后与多吉占堆一起进了侧房密室。

我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低声问白雪：“那藏族少年班措和程霓裳呢？把他们送来，一起下去。另外，要你的人小心戒备，谨防黑星帮和刀子帮的人闯入。”

白雪一笑：“他们的人早就到了，像是跑来抢骨头吃的豺狗一样。不过，都被花错的手下一网打尽了，等大事了结，再放他们走。”

很快，程霓裳和班措牵着手站在我面前，笑吟吟地看着我。

“问他，密室最下面有什么？怎样才能开启石门？”我吩咐程霓裳。

班措不必程霓裳转译，立即用汉语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一面旗子。风来，随风转；雪来，随雪飘。”

程霓裳随即补充：“杨叔叔，要想知道伏藏的秘密，就要去请教掘藏师。你已经听到班措的话了，他在这里的用处仅仅是一面信号旗而已，只是要让掘藏师准确地捕捉到伏藏师匿伏的位置，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用处。”

白雪突然一声冷笑：“那么，你们此刻一起结出来的手印呢？又是什么用意？‘三世明王阿陀罗印’，那个手印的意思，是要用‘天眼通、天耳通、天心通’的方式告诫自己的同伴对吧？”

密宗之手印极多，通常以十二合掌及四种拳为基本印。此时程霓裳与班措的手同时使出第六持水合掌，即梵文的“阿陀罗印”：并两掌而仰，指头相抵，稍屈合之，如掬水状。梵文经典中曾提及，此种手印，是修持“天心通”之人长期



修炼的必备姿势。

班措脸上的笑意一下子隐去了，他摇摇头，一字一句地回答：“你错了，我是在用‘天心通’寻找伏藏师的下落，而不是通知他。现在，我们马上去那密室，一直到完成掘藏大事为止。实话告诉你吧，伏藏师的活力已经降至最低了，继续拖延下去，只会导致掘藏失败，历史上早就有过相同的例子。”

他那张脏兮兮的脸上蓦地显现出睿智孤傲的表情，高昂着头，跟在石梦和多吉占堆身后进入密室。

程霓裳毫不迟疑地跟上去，对我和白雪不闻不问。

白雪耸耸肩膀，好脾气地苦笑着：“呵呵，怎么办？继续等下去？”

我凝视着程霓裳的背影，想象着她翩翩起舞时的样子，稍稍梳理了一下思路，才做了一个顺水推舟式的决定：“下去，静观其变。不过白小姐，你得保证眼前这群人的绝对安全，千万别自作聪明地下套算计。否则，我们的朋友就做到头了。”

燕盟胃口很大，我提前预警，就是要白雪知难而退，别走到大家刀兵相见的地步。

我和白雪并肩踏上了通向密室的阶梯，她主动靠过来，挽住了我的右臂，淡淡的“毒药”香水味轻轻盈盈地钻进我的鼻孔里。在这种深入地底的过程中，幽暗逼仄的环境很容易令人忘记身在何处，浑然忘了头顶即是名为“敦煌”的西北边塞小城。其实，全球任何一个人工建筑藏宝地都是极其近似的，全都是石壁、甬道、阶梯之类，冷冰冰的，没有一点人情味儿，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都是如此。

“也许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追索目标，那就是大侠杨正的下落。他是我从小到大的精神偶像，我努力上进，努力做事，为的就是有一天脱离燕盟，安心心地做他的女朋友。这种想法，从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牢牢地扎根在我心里，然后破土、成苗、疯长。看到石布带来的照片时，我悲喜交加，不能自抑，至少他还活在这世界上……别笑我痴，为了找到他，我可以做任何事。”阴暗的阶梯走完，当我们重新立足于灯光下的时候，白雪便退开一步，表情自若地出现在地下石室里，仿佛刚刚那番话是暗夜中的梦呓，跟她无关。

“在这片土地，多杀无益，只会把自己同样送上断头台。”我的心情被她搅动了，声音不自觉地变得温柔了许多。

“对隼机关而言，以暴制暴是不二之选。要知道，睡佛不死，死的就将是你我。”白雪斩钉截铁地回答。借回身之机，她悄悄挥袖，拭掉了眼角的两颗晶莹泪珠，将自己内心的秘密又一次完好地隐藏起来。

我心里忽然掺加了一丝迷茫：“我们真的有共同目的吗？白雪的话真的还是假的？”

那时石梦正站在石门前，她的影子清晰地映在门上。

“那面石壁简直像是一面古镜，不知道被石匠们研磨过多少次，才达到了现在的样子。古代人以铜为镜，不知是哪年哪月的能工巧匠，竟然能磨石为镜，可惜竟没在千年敦煌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字。”白雪低声叹着。

中国古代历史源远流长，在西北这片广袤的漠野上，到底诞生过多少勇士和智者已经无可追寻。我只知道，那些从未被载入史册的无名氏们，一定也曾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在地球上刻下了名字。

“杨大哥，你见多识广，是否知道嵌着月刀日盾的这面石壁是哪一种石头砌成的？透明度和反光度如此之好，比起大幅穿衣镜来丝毫不逊色。”石梦转身，双臂平举，去抓墙上的刀和盾。

同样的动作，睡佛等人也做过，或者每一个看到石壁的人都会这样做。

石梦抓不到刀和盾，手指在石壁上徒劳地屈伸着，像一只落在镜面上的蝴蝶。

我忽然受到了启发，指着墙壁低叫：“那不是石壁，而是一面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实际景物的倒影。那么，那扇石门应该在——”我走到与石门遥遥相对的石室另一侧，在粗糙的灰色墙面上缓缓摸索着。

在我看来，既然那石壁“像一面镜子”，何妨把它直接当做镜子，向影子的来处寻找真相？这种思路非常难以理解，是以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盯着我，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

最后，还是石梦第一个赶过来，把靴筒里的小刀递给我：“杨大哥，用小刀剔几下看看。不过我还是有些疑惑，就算那一面的石壁是材质特殊的镜子，可镜子中毕竟出现了门和月刀、日盾，这面墙上相应位置就该有同样的东西，否则‘镜子’一说怎么能成立？”

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怪异，但不再解释，只是用小刀在石壁上刮了几下，渐渐的，那些颜色比较特殊的灰色粉末簌簌而落，露出来一大块硬邦邦的平滑石板



来。

石梦“啊”地一声低叫，立刻动手帮忙，把覆盖在石板上的那层半寸厚的灰色遮盖物清理干净，露出了半扇顶天立地的石门。其他人都愣住了，等石梦大声招呼他们时，他们才如梦方醒，飞奔过来帮忙。石门两侧，果然发现了深深嵌在墙壁里的月刀和日盾。我回头向对面的石门望去，两下对比，一模一样，只是月刀和日盾的左右位置互换过了。

白雪激动地吹了一声口哨，喃喃地说：“这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

没人理她，所有人都沉浸在莫名惊诧中，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和石梦信手一推，石门便应手而开。里面，又是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甬道。

〔贰〕

安坐荣枯禅中，古树精华为食

所有的人并没有发出欢呼声，而是一起屏住呼吸，向漆黑的甬道深处张望着，谁也没有率先闯入。一股巨大的霉湿气息涌来，石梦立刻捂住了口鼻。

“那唐卡上的将军是右手刀、左手盾的，将石门比作面对我们的双翼将军，也应该是右刀左盾，绝不会错。至于镜子里映出的是刀盾和石门，而不是空白墙壁，大概是因为盖住石门的材料属于特别制造的，既能瞒过人眼，又不会遮住镜面的反射。”我的解释虽然牵强，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道理能说得通眼前怪事呢？

大哥杨正说过：“世间一切，玄妙无方，万事皆有可能。”

这种似镜非镜的谜题，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所以才令大家困惑了那么久。由此，我也想到，莫高窟内的“反弹琵琶舞”壁画是否也蕴藏着太多人类无法破解的智慧壁垒，才导致我们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呢？

“既能遮盖又能透光的材料？这已经违背了物理学上对镜面反射与光线传播的解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像你描述得那样。”白雪禁不住摇头。

“世界上总有很多奇怪现象是现代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石梦冷笑，深吸了一口气，向着甬道深处大叫，“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回声激荡中，白雪亦是一声冷笑：“石小姐，在这种深入地下的密闭环境中，可能有活人存在吗？人类生存需要的空气、阳光、水分、食物一样都不具备，要有人，也只能是死人，对不对？”

她们两个都是绝顶漂亮、绝顶聪明的江湖奇女子，在某些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所以对话的口气难免咄咄逼人。

石梦淡淡地冷笑：“白小姐，你为什么不能跳出城市人的思维桎梏来想问



题？敦煌古城向来是西北边陲的一处重镇，它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环境引发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怪事，所以我们没必要提前否定某些事。门就在这里，里面什么样子，走进去就知道了，不是吗？”

依照她喊话时的回声推测，前面这甬道并不太长，只是里面异常潮湿。

白雪耸了耸肩膀，微笑着摇头：“我才不想第一个走进去呢，里面还不知道藏着多少杀人的毒虫。”

她举手摸了一把湿腻腻的甬道侧墙，顺手揪下一小片黑绿色的苔藓在指尖上揉捏着。

“向前去吧，我猜第三层识藏就在里面，书藏、圣物藏、识藏缺一不可，那里面一定蕴藏着极大的秘密，才会被层层遮蔽包裹起来。感谢上苍，赐我以灵慧聪颖的引路人，才能完成善举，得存善果。”多吉占堆重新振作起来，准备第一个进去。

突然间，奄奄一息的万沙浪一下子跳起来，一头把我撞开，自己冲进门去，瞬间便消失在黑暗里。

石梦想追，被我一把按住：“我去，你们押后，听白雪的话。”

一旦明白白雪曾暗恋大哥杨正，我对她的信任便又添了几分，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突然拉近了。她的江湖阅历远超石梦，所以我才能安心地把石梦托付给她。

石梦点点头，随即向跟随下来的花错等人吩咐：“谁都不要动石壁上的刀和盾，除了呼吸之外，不要做任何冒失的动作。”

刀和盾是嵌在石壁里的，虽然不能确定它们是不是启动诡异机关的按钮，但是最好别碰，免得机关转动，葬送了这几十人的大好性命。

我踏入黑暗中，借着听到的万沙浪的凌乱脚步声前冲，感觉甬道仍是倾斜向下的，到处飘散着难闻的霉湿气味。甬道内是如此潮湿，头顶不断有湿湿腻腻的水滴落下，而脚底则步步打滑，令人踉踉跄跄。我只能竭尽全力地运用轻功，在万沙浪背后紧追不舍。

“这甬道该通向何处？地底藏宝处……”我一边奔跑，一边调匀呼吸，做好了随时迎接挑战与暗袭的准备。

“喂，喂……喂……我来了，我已经来了，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在那里……”万沙浪陡然扬声大叫起来，回声伴着水滴声激荡交织着，仿佛是唤醒无